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忘却拉康 | 拉康的欲望概念：社会 主体对满足感的压抑

沙织

沙织

忘却拉康 | 拉康的欲望概念：社会主体对满足感的压抑

<https://mp.weixin.qq.com/s/UVfRYfUG1sITiL6DrpAy-A>

nightfall.buzz

目录

我们想要自己认为想要的东西吗？ 拉康论欲望	5
-----------------------	---

Do We Want What We Think We Want? Jacques Lacan on Desire	6
--	---

在这两种情况下，拉康都认为享乐是对“真实”的特殊依恋，与想象和象征不同。享乐是一种与威胁社会秩序令其彻底瓦解的东西的碰撞，它不是和谐的，而是爆炸性的。约翰斯顿写道：

说话的主体所失去的享乐感，只会以所谓的“极限体验”的形式回归，即与毁灭性的、无法形容的、压倒性的、创伤性的或无法忍受的事物的相遇。（《雅克·拉康》，约翰斯顿 [SEP]，2023 年）

与真正的欲望对象擦肩而过，潜伏在礼节之外，超越了通过语言强加的社会秩序，这从来不是幻想中的回归（回到母亲，回到镜像阶段）所渴望的安慰或和谐的快乐。相反，享乐——尽管有许多伪装和形式（拉康列举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享乐，与他思想的许多其他部分相交）——总是令人不安；这是变态和正义的自我否定表面下的快乐。

对于拉康来说，精神分析实践的核心是分析者认识到自己的享乐。也就是说，分析者会考虑他们欲望和动机中可怕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真实。分析师鼓励患者体验他们拒绝承认的快乐，甚至不将其视为快乐——这些快乐在幻想的永久推迟中被否认和防御。

前言

拉康的欲望概念建立在驱动力的保持上，这就让对象的占有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占有被不断推迟、延后，而驱动力被视为回到婴儿的镜像阶段的自我一致性的努力，即与母亲一体的和谐阶段——这一返回由于不可能实现而具有驱动力，因为社会的象征秩序使其彻底破坏，不可复原。人成了社会秩序的主体，在其中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满足，这对欲望而言成为了一种否定的驱动力的前置条件，是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快乐的实现——他指的是恋母情结，除此无他——远不如改变快乐的方向，使其压抑性的享乐，因为没有压抑就没有驱动，真正说来，驱动感的持存成为了欲望的对象。所以说，现实的人、适应和懂得社会的人必须是个压抑的人。压抑并非见于无产阶级、社会边缘的人，相反，社会化程度越高的人，对压抑就越得心应手，相应的享乐也就更多，这种享乐甚至被拉康标榜为激进的、超越快乐原则和秩序的，例如康德的道德律和萨德的施虐受虐倾向。

因而，网络上对拉康的误用比拉康本人的理论还要恶劣，这是指把拉康的原本就狭隘的压抑拉到更低的层面，让它成为一个侮辱性的概念：弱势群体在物质和精神匮乏中处于压抑状态；或者当敌人是坏人，他的欲望就表现为对爱的对象的敷衍，不断后推、延迟，这是一种索取情绪价值的人，他的行为是剥削。总之，拉康成为了将谎言、谣言当做真理的不学无术的人的后盾，从而阻止说出任何发生事件。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拉康的理论对他们自己也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欲望、自由被置于镜像阶段和社会象征秩序的双钳的规范之内，它始终是和一定程度的病理化相联系的，一个人只能在拉康的诊所得自我纠正，这样一来，那种要得到延续的驱动力根本上来说就毫无意义，它只能是以自我为尺度重建既有的社会秩序的不可能性，而不是和爸爸妈妈有关。按照拉康的享乐原则来生活，人就只能走向崩溃。

这种不可能性，用德勒兹的话说是创造一个无器官身体的困难，是它的失败和垮台罢了。但你必须和什么形成一个无器官管身体

才能谈论欲望，才会处于欲望之中。欲望的快乐也不在于对满足感的抑制，而在于无器官身体上经过的流，德勒兹经常以舒曼的音乐为例。还例如，用压抑的享乐来解释施虐受虐狂也是不对的，毋宁说，在那里的是一个糟糕的、僵化的、陷入无差异的深度的无器官身体，况且这也不需要镜像阶段的回溯。

★

拉康说，镜像阶段结束的这个点上，在镜像中感知到的单一自我被揭示为某种社会性的、零碎的东西，不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在主体的控制下，它是一种失控的东西——不受主观意识的控制。

根据这一说法，此后欲望的运动的特点是试图回到对婴儿期的想象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和自我是相同的、和谐的，存在于一种自主的统一状态中。伴随着欲望的痛苦，对这种不可能的回归的渴望，对拉康来说是“偏执狂的异化，可以追溯到镜像 I 变成社会 I 的时候”（拉康，《镜像阶段作为 I 功能的形成》，1949）。

这两种描述，每一种都解释了欲望不断运动的原始创伤，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无论我们是将婴儿主体创伤后所处的幸福状态描述为与母亲想象的、必要的统一，还是将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之间想象的、前社会的、前语言的同一性，基本叙事都是一样的，阻碍幻想统一可能性的障碍也是一样的。

社会象征秩序——即与他者的相遇——切断了统一的可能性，而这种统一是性关系徒劳地寻求重新获得的满足。

享乐

除了拉康思想中不可能的满足之外，还有另一个术语，即伴随着未满足的渴望而来的快乐，通常被翻译为未翻译的“享乐”（字面意思是享受 *Jouissance*）。对拉康来说，享乐是在快乐领域之外的；它“超越了快乐原则”，因为它的实现将涉及彻底放弃“自私的利益”（齐泽克，《如何阅读拉康》，2006）。

享乐的特征是非快乐的享受，这种享受不是来自欲望的满足，也不是来自对这种不可能的满足的幻想，而是来自对满足感的抑制。因此，*Jouissance* 是拉康理解伊曼努尔·康德和萨德侯爵的核心，也是解释虐待狂和受虐倾向的核心。

如果拉康意义上的“快乐”与和谐、统一和舒适有关（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目的：回归母亲，回到最低限度的兴奋状态），那么相比之下，享乐是一种极度兴奋和强烈的状态，一种快乐，但没有前一种意义上的任何快乐属性。对拉康来说，享乐在各种想法之间来回滑动，有时是伴随着抑制满足感而来的快乐，有时似乎是指越过满足感本身的边界。

部占有，他们的爱就好像是一个物体，就像那些欲望在路上捡到的东西一样。绝对的性满足，对于欲望主体（我们都是拉康的欲望主体，不可避免地、普遍地）来说，总是在拐角处，表面上像食物或爱抚一样具体和可用，但实际上——必然地——难以捉摸。

拉康欲望的矛盾结构——即它拼命寻求自己的延续，而不是停止——是婴儿期创伤的挥之不去的影响，是与他人初次相遇的创伤。欲望始于婴儿所依赖的母亲（拉康风格化的“mother”）。

在《康德与萨德》中，拉康将无法实现理想目标归因于母亲他者性的创伤。婴儿在一开始设想的是自己和他们所依赖的母亲之间没有区别。这种状态——一个人的需求的满足和爱的提供被体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与自我联系在一起——是欲望背后的不可能对象。

从婴儿认识到母亲的差异性的那一刻起——她可以也会离开，她不能完全融入自我，她提供的爱和婴儿所依赖的养育都是偶然的——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安心和满足感了。从那时起，无论对方能提供什么，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性方面，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偶然性，意识到对方从未完全拥有过。

镜像阶段

在拉康的所有著作和研讨会中，他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然而，在拉康几十年的工作中，不可能恢复到幸福的先前状态的概念仍然是一致的。尽管如此，对这一点的描述并不总是过于依赖弗洛伊德的母子欲望概念。拉康有时会说婴儿最初的幸福状态（受试者余生都在努力恢复的终点）与他们在镜子中的完整形象相吻合：“镜像阶段”。

与弗洛伊德不同，拉康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使用“主体”一词，表示与他使用的“自我”截然不同的东西。对弗洛伊德来说，自我包括作为主体和客体的自我——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都属于并在它的象征性的伞之下。然而，对于拉康来说，自我是一个直接的对象，一种由外部组成和指导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意志和内在的东西。

对于拉康来说，镜像阶段是指婴儿在 6 到 18 个月大的时候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将这个自我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裂（与主观的“我”不同），并且已经由社会构成的阶段。

我们想要自己认为想要的东西吗？拉康论欲望

Do We Want What We Think We Want? Jacques Lacan on Desire

By Moses May-Hobbs

雅克·拉康的欲望和幻想概念是他思想的核心。拉康将欲望描述为对不可能的满足感的追求。

拉康的写作，倾向于将想法转向令人惊讶的方向，揭示我们通常感知到的背后隐藏的动机和原因。对于拉康来说，精神分析旨在让我们接受现实，接受我们在社会和语言社区中表面角色所掩盖的淫秽、徒劳和神经官能症。他用拒绝我们对想要什么和如何想要的最基本直觉的术语来谈论欲望和快乐，但这似乎为我们体验欲望的复杂性提供了解释——这是一种难以捉摸、令人惊讶、消耗和挫败的东西。

雅克·拉康关于满足问题

拉康认为，欲望并非真正追求它看起来或宣称的东西。欲望似乎想要自己停止：当我饿的时候，我想吃足够的东西，这样我就不会饿了。但对拉康来说，这是一种误导性的外表，掩盖了欲望的实际对象——欲望从来不是完全的满足。

欲望的对象从来不是完全的满足，因为完全的满足是不可能的。拉康臭名昭著的“没有性关系”中提炼出的这种不可能性是拉康思想的基础。拉康将欲望、病理和自由理论化的许多明显违反直觉的方式都是不可能满足的必然结果。

这种难以获得的满足感并不会削弱欲望的力量；它并不能阻止我们追求其目标的不懈不安。对于拉康来说，“是幻想构成了欲望所特有的快乐”（康德与萨德，1963）。换言之，如果欲望似乎驱使我们走向的完全满足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它所实现的快乐——远低于快乐的强度和极限——就是幻想本身的快乐。

对拉康来说，欲望总是指向其宣称对象之外的东西。正如拉康学者阿德里安·约翰斯顿所说：“拉康因此断言，每一个需求归根结底都是对爱的需求”（约翰斯顿，雅克·拉康 [SEP]，2023）。即使欲望似乎是为了达到某种可以实现的目标，也许最典型的是与特定的人建立浪漫或性关系，但实现这一明显的目标并不能满足欲望所依附的每一个经过的物体背后流动的、无法实现的驱动力。

欲望的快乐，幻想，是一种不断更新的信念，即所需的对象仍然可以获得，潜伏在一个无限推迟的可能性空间中。寻求他人的全